

中國文學叢書

劉麟生編著

中國文學概論

世界書局印行

中國文學叢書

世界書局印行

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學系主任

劉麟生編著

中國文學概論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六月初印版

中國文學概論（全一冊）

定價大洋四角

（外埠酌加運費匯費）

編著者 劉麟生

沈知方  
世界書局有限公司代表人

發行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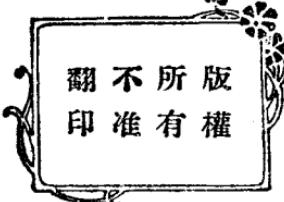
印出 刷版者

上海大連濱路  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上海及各省

世界書局



## 中國文學叢書編輯旨趣

近年來關於中國文學的出版物，真正是風起雲湧，盛極一時。可是大部頭的著作，仍舊是寥若晨星。我們深深地感覺：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史，和一部完整的中國文學大綱，不是一件東西。前者是以時間性為經，以體類為緯；後者是以體類為經，以時間性為緯。這兩部書的功用，是互相發明，缺一不可的。本叢書的編輯，就是以中國文學大綱為對象，供讀者對於中國文學，有完整的知識和確切的了解。

從前中國人論文學，經史子集，包羅殆盡，顯然是不明瞭文學的涵義和範圍所致。近來學者著書，喜用截斷，衆流的方法；議論自然有很多獨到之處，可是對於整個的文體或作風，不免有忽視之處。譬如駢體文，是我國文學中特殊的產物，雖然不免有貴族文學之誚，然而他也有相當的歷史與價值，一筆抹殺，似乎可惜。又如明人的詩文，是模仿因襲居多，我們不妨敘述從簡，也不必完全拋棄，以便得觀我國詩文之全。這也是編輯本叢書的小旨趣哩。

關於文學的分類，我們注重體裁、淵源和演變各方面，至於作家和作品的批評，我們注重整個的作風，和各別的作風。一切批評都採用客觀的態度，不涉成見。

本叢書共分八編：（一）中國文學概論，（二）中國散文概論，（三）中國美文概論，（四）中國詩詞概論，（五）中國小說概論，（六）中國戲劇概論，（七）中國文學思潮，（八）中國文學批評。合之則為文學大綱，分之則為各別的文體專論。草創伊始，還望高明的作家，忠實地指導為幸！

劉麟生主編

中國文學叢書

中國文學概論 劉麟生

中國散文概論 陳柱尊

中國美文概論 瞿兌之

中國詩詞概論 劉麟生

中國小說概論 劉麟生

中國戲劇概論 盧冀野

中國文學思潮 蔡正華

中國文學批評 方孝岳

世界書局印行

前金陵女子文理學院國學系主任

河南大學音曲系授課  
聖約翰大學國學系主任

中山大學教學中

# 目 次

## 第一編 文字與文學

第一章	字形	一
第二章	字音	一
第三章	字義	五

## 第二編 文體的分析

第一章	總論文體	一
第二章	散文與駢文	三
第三章	詩詞曲	四

第四章 小說	六七
第五章 戲劇與話劇	六九
第六章 聯語和遊戲文	七三
第三編 作風底概觀	七七
第一章 泛論作風	七七
第二章 時代與作風	七九
第三章 文體與作風	八六
第四章 從作風方面觀察作者	九六

# 第一編 文字與文學

## 第一章 字形

文字是文學的工具，他們的密切關係，是不煩言而解的。可是研究文字，是一種專門的學問，——文字學，語音學，「小學」等等，不是本書應有的文章。本書所討論的，祇不過中國文字與中國文學的關係。換言之，就是中國文字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咧。

研究文字，可以從三方面觀察：一字的形式；二字的音韻；三字的意義。他們各別的變化，對於我們的文學，有什麼影響與利害？是我們應特別注重的，現在先論字形。

我國文字是偏重象形的；西方文字，是偏重注音的。這是公認的事實。可是周禮上說：「八歲

入小學，保氏教國子，先以六書。一曰指事，二曰象形，三曰諸聲，四曰會意，五曰轉注，六曰假借。」那麼中國文字並非全是象形，也有他種質素在內，不過偏重於象形，是無可疑的。

有人說，象形文字，是幼稚的文字，不適於高等文化的發展。這話也很難說。像中國的文字偏重象形，已經到了極完美的發展，經過長時期的文化薰陶，決不能說是幼稚。不過因為一音一義，偏重象形，難於變化，是很不合科學上的應用。

文學是一種藝術，藝術以真美善為歸，而達到目的的方法，不外激動人的視覺聽覺和感覺。黑格爾所以分藝術為目藝耳藝心藝，他拿文學屬諸心藝。但是文學如何可以激動心靈，仍不外以文字引起人的注意，或者為視覺上的注意，或者為聽覺上的注意。鄭樵在他的通志上說：「梵有無窮之音，而華有無窮之字。梵則音有妙義，而字無文彩；華則字有變通，而音無鎗銖。梵人長於音，所得從聞入。……華人長於文，所得從見入。」所以中國的文字，是先從視覺上感人；西方的文字，先從聽覺上感人。

現在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為例，以明視覺感人的地方。上林賦誠然不免有堆砌的

惡習，但是文辭瑰麗，（何焯的話）在舊文學上，確有他的地位咧。

森林 其北則有陰林巨樹，楩楠豫章，桂椒木蘭，槧離朱揚，楂梨橈栗，橘柚芬芳。

水族 於是乎蛟龍赤螭，鯢鱣漸離，鰐鰐鰐鰐，禹禹鯀鯀，捷鰐掉尾，振鱗奮翼，潛處乎深巖。

菓品 於是乎蘆橘夏熟，黃甘橙棗，枇杷燃柿，亭奈厚朴，橉棗楊梅，櫻桃蒲萄，隱夫莫棣，答遜離支，羅乎後宮，列乎北園。

女性 若夫青琴宓妃之徒，絕殊離俗，妖冶嫋都，靚粧刻飾，便嬪綽約，柔撓嫚嫚，嫋媚纖弱。天下事先入爲主，文學既然是讀物，讀時必須用目，這種象形文字，至少可以先給人以種種印像，使讀者容易明瞭偏旁的好處，如上文中芬芳嫋媚等等，也是字形的效果咧。

漢文因爲一字一音的關係，於是產生了駢文律詩，這完全是利用對句，爲我國文字中特殊的產物。其實對句的利用，固然根據於單音，但是字形也有不少的影響。譬如江南對渭北，楊柳對櫻桃，在下文中，無人不知爲巧對，便是此例。

江南燠熱，橘柚冬青；渭北汎寒，楊榆晚葉。（周弘讓答王褒書）

門侵楊柳垂珠箔；窗對櫻桃卷碧紗。（晁冲之都下追感往昔詩）

重形文字的缺點，是無可諱言的。單就字形而論：（一）筆畫的多寡，不能一律。如「一」字與「鹽」字，都爲常用之字，而筆畫多寡相去懸絕，寫時頗感不便。（二）通假之字甚多，字形往往混淆。如劉永濟說：「透迤二字，見諸古書者，有三十三種。」（見所著文學論）這雖然是例外，可是已經與初學者以不便利了。（三）「字形則筆畫疊變；變更愈多，去原形愈遠，只卽今形觀之，其意不可復曉。」（蔣善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）可見得重形的文字，到後來也不能完全重形了。所以集韻有五萬三千餘字，到了今日，常用的字，不過數千而已。

現在節錄服部宇之吉的意見，以爲本段的結束。（見所著漢字之優點與缺點，太平洋國際學會譯本。）

中國之象形單純文字，望其形即可推其義。雖然構造複雜，意義則很明顯，使讀者有確定的印象，易於記憶。但從他方面觀之，亦不免有若干缺點。每字之形狀，與其他任何字不同。初學者必感覺非常之麻煩；在印刷盛行時代，排版時極感困難；對於編輯字典，亦大有困難。綜上所

言，以字形而論，中國文字之優點，實足以抵償其缺點而有餘。

## 第一章 字音

六書中，除象形外，諧聲最為重要。（應從許慎說爲形聲）一字一音，是我國文學中的特質；其中有利有弊。現在分析討論起來。

最大的缺憾，是同音的字太多。哲爾氏（Giles）在他所著的華英字典中說，與「施」字同音之字，有八十七字之多；如「時」「史」「市」「師」等字。（服部字之吉所著漢字之優點與缺點）但是若用平上去入讀之，也不至如此之多。鹽谷溫說：「現行北京話，爲字音之最簡單者，大約不過四百種音。而字音種類最多之福州方音，亦僅八百種音而已。康熙字典共舉四萬字，今日通行之字，猶不下一萬。僅以八百乃至四百種音，而發四萬乃至一萬字之音，其勢不免有多數之同音異字矣。」（中國文學概論陳彬龢譯）但是古代同音異字的字，還要多。據錢大昕《駕齋養新錄》考據，古代無輕唇（非敷奉微）舌上（知徹澄娘）之音，就是說讀非敷奉微，如幫、

滂并明等音，讀知徹澄，與照穿床無別了。

此外又有通假的字，（如佳可讀維何）破音的讀法，（如令長中的長字讀上聲）借讀的方法，（如身毒讀捐毒）於是音讀的混淆，真是莫可究詰了。（近人顧雄藻所著字辨，引例極多。）一字一音的缺點，既然如上文所述。但是同時對於文學上，也發生一個優點。這便是中國文字宜於作對句，因而產生世間所沒有的駢儷文字，駢儷文字，是平民文學的障礙物，我們不能曲爲之諱；然而同時也是一件美術品，我們總可以確切地承認呢。（劉師培中古文學史主張，「非偶詞儷語，不足言文。」這話固然不免言之太過，其中也有不少的真理咧。）

服部字之吉說：「日本人在談話時，喜用中國文，因其較日本土語，簡潔易懂，此實中國語之特殊優點。……關於公文法律制度，陸軍等名詞，日本尤喜採用中國字音，因其不但簡單，并且嚴肅堂皇，此亦中國字音之另一優點。」（漢字之優點與缺點）總而言之，文字簡潔，是一字一音的文字最能造成，也是對句駢體的絕好根基。像英文修詞學，所謂平行語氣（Parallel Construction），是偶一爲之則可，究竟不能常見咧，現在略論對偶文的妙處。

文心雕龍麗辭篇說：「造化賦形，支體必雙。神理爲用，事不孤立。夫心生文辭，運裁百慮。高下相須，自然成對。唐虞之世，辭未極文；而皋陶贊曰：罪疑惟輕，功疑惟重。益陳謨云：滿招損，謙受益。豈營麗辭，率然對爾。……麗辭之體，凡有四對：言對爲易，事對爲難；反對爲優，正對爲劣。言對者，雙比空辭者也。事對者，并舉人驗者也。反對者，理殊趣合者也。正對者，事異義同者也。長卿上林賦云：修容乎禮園，翹翔乎書圃。此言對之類也。宋玉神女賦云：毛嬌障袂，不足程式。西施掩面，比之無色。此事對之類也。仲宣登樓賦云：鍾儀幽而楚奏，莊鳥顯而越吟。此反對之類也。孟陽七哀云：漢祖想枱榆，光武思白水。此正對之類也。」以上是說正式的對偶律，此外還有散文之中，常帶平行的語氣，使人不覺其爲真正的對偶文。又常常帶了散文化的意味，以舒其氣，更是「神妙欲到秋毫巔」了。元李治敬齋古今韻有一條說：「前輩論楚辭，蕙肴蒸兮蘭藉，奠桂酒兮椒漿。韓退之羅池廟碑，春與猿吟兮，秋鶴與飛。謂欲相錯成文，則語勢矯健，謂之避對格。然余考諸古文，則散語亦多用之，荀子勸學篇云：青出於藍，而青於藍；冰水爲之，而寒於冰是也。」

其次，我們應當明白諧聲的發展，也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，梁啓超說：「中國文字，乃屬於衍

音系統，當從音原以求字原。（見所著從發音上研究中國文字之原）蔣善國說：「所謂一字一母，或一形一聲者，乃舉要而言之耳。形聲之字，不限於一形一聲也。除一形一聲外，有數形一聲者，有數形數聲者，有二重形聲者，亦有省聲者。」（參看中國文字之原始及其構造）此外還有模仿人聲鳥獸聲物聲的字句。總之漢文靠偏旁發音，是自成一個統系，在文學上的應用，確有特殊的功用咧。

現在從四聲重言雙聲疊韻各方面，逐一討論，以表明我國文字與我國文學的相互關係。

劉大白說：「從前研究四聲的，有些人都以為平上去入，是發音長短底不同。據最近劉復先生四音實驗錄中根據實驗的結論，才知道四聲底不同，長短雖然也有關係，而實在以音底高低不同為主要。但是四聲底不同，雖然以音底高低不同為主要，而平仄底不同，卻不在高低而在音底平實和曲折。所以中國舊詩篇中平仄相間相重的抑揚，實在是平仄和曲折相間相重的抑揚了。但是各地底音讀不同，所以所謂四聲，實在只有一個抽象的概念，而並沒有一個具體的全國相同的標準。」（見中國文學研究中中國詩的聲調問題）

(一) 四聲與五聲 四聲爲平上去入，五聲爲陽平陰平上去入。四聲與五聲的發現，能够使一字一音的漢文，不致在讀音上發生單調的感覺。因爲有了抑揚頓挫，便不致單調，同時又增加不少的文體，如近體詩，對聯，調平仄的駢文，皆是他們的重要，可以想見了。(關於陽平陰平的分別，參看周德清中原音韻，便知其詳。)

可是四聲的辨別，在上古時代，是不知道的。正式成立，要算南北朝齊梁時代。梁書沈約傳說：「約撰四聲譜，以爲在昔詞人，累千載而不悟，而獨得胸襟，窮其妙旨，自謂入神之作。」沈約如此自負，可以想見四聲在文學上的重要關係了。(趙翼陔餘叢考有四聲不起於沈約一文。王國維有五聲說一文，謂宋齊以後，四聲說行，而五聲轉微。)

然而說上古時候，絕對無四聲，是不易致信的。公羊傳何休解詁：「伐人者爲客，讀伐，長言之。見伐者爲主，讀伐，短言之。」顧炎武音論說：「長言之，則今之平上去聲，短言之，則今之入聲也。」是古代僅有平入兩聲。黃侃音略，略例，愛德金(Edkins)北京官話文典，都是如此說法。至於入聲，到了元代，直至今日，北方人已不能容易分別了。

我國人讀文章，有所謂抑揚頓挫的調子。其實便是對於平上去入，加以注重。這個五聲或四聲，是中國文學所獨具的。（應成一在所著社會學原理上，說西方聲音之各別性，至 Vowels 及 Consonants 而已；中國則於音韻音組之外，尚有內含四聲及五聲）假使我們拿吳（陽平）鳥（陰平）五（上聲）惡（去聲）辱（北方音作去聲）翻譯成羅馬字，那便毫無分別了。

簡單言之，字音要分出平仄；平仄所發生的影響，有二：一是聲調，一是音韻。先論聲調：聲調是全句或全篇中的抑揚頓挫。韓愈答李翊書中所謂「氣盛，則言之短長，與聲之高下，皆宜。」與此是相似的。西文中借重重音，就可以表現出來。中文則非藉平仄不可。平仄的調和，便是聲調告成的階梯。不但韻文中如此，就是散文中，也是如此。王光祈在所著中國詩詞曲之輕重律一文中，說：「吾國輕重律之格式複雜，實遠過於西洋。」言之不爲太過。文心雕龍聲律篇說：「異音相從，謂之和；同聲相從，謂之韻。韻氣一定，故餘聲易遣。和體抑揚，故遺響難契。屬筆易巧，選和至難。綴文難精，而作韻甚易。」這是說聲調的應用，與音韻的應用，是大有出入的。唐鋮在他的音韻之隱微的文學功用上，說：「和音包舉雙聲疊韻等關係外，如字音之高下長短輕重等，都含在內。但同是下